



故事在黑暗中疯长

重建中文之美

虚构

XU GOU

短篇

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
BAIHUAZHOU LITERATURE AND ART PRESS

百花洲 杂志社 选编

XU GOU
虚 构
短篇

重建中文之美
百花洲 杂志社 选编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虚构:短篇小说/《百花洲》杂志社编著. — 南昌:百花洲文艺出版社, 2013.8
(中文之美书系)

ISBN 978-7-5500-0748-2

I. ①虚… II. ①百… III. ①短篇小说—小说集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47.7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3)第240068号

虚构:短篇小说

《百花洲》杂志社 选编

出版人 姚雪雪
责任编辑 胡青松 游灵通
美术编辑 赵霞
制作 张诗思
出版发行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
社址 南昌市红谷滩世贸路898号博能中心A座9楼
邮编 330038
经销 全国新华书店
印刷 江西千叶彩印有限公司
开本 720mm×1000mm 1/16 印张 23
版次 2013年12月第1版第1次印刷
字数 350千字
书号 ISBN 978-7-5500-0748-2
定价 35.00元



赣版权登字 05-2013-286

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

邮购联系 0791-86894736

网址 <http://www.bhzwj.com>

图书若有印装错误, 影响阅读, 可向承印厂联系调换

目 录

contents

| | |
|-------|----------|
| 两个研究生 | 晓 苏//1 |
| 皮 实 | 凸 凹//15 |
| 麦粒肿 | 沈 念//33 |
| 黑寡妇 | 刘水清//50 |
| 飞鸟图 | 但 及//59 |
| 毛玻璃 | 卫 鸦//91 |
| 小 艾 | 马 拉//100 |
| 告别演出 | 陈集益//110 |

| | |
|--------|----------|
| 追 尾 | 裘山山//131 |
| 酒精依赖 | 杨少衡//139 |
| 近猪者，吃 | 曹 寇//151 |
| 万物生 | 艾 玛//173 |
| 漏 雨 | 东 紫//186 |
| 小颜的婚事 | 阿 袁//204 |
| 翁先生的葬礼 | 祝红蕾//220 |
| 巩生与彩霞 | 李师江//242 |
| 谈 判 | 千里烟//250 |
| 梦 死 | 梅 驿//272 |
| 柔 软 | 宋长江//286 |
| 意外之外 | 王宗坤//300 |
| 优良杂种 | 魏思孝//316 |
| 到金茂大厦去 | 杨 邪//340 |

两个研究生

晓 苏

1

我写的这两个研究生，一个是我指导的，还有一个也是我指导的。我把他们这样分开说，是借鉴了鲁迅先生的手法，他在《秋夜》中写两株枣树时是这么写的：“一株是枣树，还有一株也是枣树。”我们这些所谓的学者，无论说话还是写文章，都喜欢引经据典，注明出处，罗列一长串参考文献，以此显示自己有学问，同时吓唬那些没读过书的人。

这两个研究生虽说都是我指导的，但指导时间的先后却有所不同，一个从一开始就是我指导的，还有一个是中途转过来由我指导的。这个时间之差非常重要，它的作用和意义在后面的文章中将逐步显现出来。

两个研究生还有一点不同，那就是他们的性别不一样，一个是男的，还有一个是女的。这一点构成了他们的资源区别。如果他们两个都是男的，或者都是女的，那我这个文本就无法构建了。

那个男的姓水，叫水向东；那个女的姓蓝，叫蓝天。中国人取名字，大都是有来龙去脉，我想这两个研究生的名字也不会例外，因为它们让我轻而易举就想到了从前读过的两部长篇小说，一部是《水向东流》，一部是《蓝天志》。如果要去考证的话，我断定给他们取名字的人肯定受过上述两部作品的影响。

水向东和蓝天是在一年以前同时考到我们这所大学攻读硕士学位的。一说到硕士，我就忍不住要上说几句题外话，千万不要觉得考上硕士有多么了

不起，就是考上了博士，那也没什么了不起的！说句不该说的话，现在考硕士和考博士，比当年考初中考高中还要容易。硕士和博士的水平也差，比解放初期的初中生和高中生强不了多少。当然不是指所有的，也有少数是货真价实的。

他们两个人都学比较文学。说到比较文学这个词儿，我就感到莫名其妙，虽说我是吃比较文学这碗饭的，但我至今也没搞明白比较文学是个什么文学。说古代文学和现代文学，说中国文学和外国文学，这些都还说得过去，可比较文学究竟是个什么玩意儿呢？我想，最先提出这个概念的人恐怕也说不清楚。不过这也没有什么值得奇怪的，眼下提倡标新立异，谁头脑发热了，谁心血来潮了，谁神经出毛病了，都可以创建一门学科，然后吆五喝六，出人头地，争名夺利。

所幸的是，这两个研究生，无论是水向东，还是蓝天，都天生聪明、脑袋灵光、智力非凡、悟性超人。他们在很多领域都能无师自通，曲径通幽，左右逢源。我经常感到自己指导他们有点儿力不从心。从某些方面来说，他们的知识和能力已经远远地超过我了，简直可以反过来对我进行指导，我应该拜他们为师才是。不过，对此我一点儿也不觉得惭愧，唐宋八大家之一的韩愈在他的《师说》中早就说过：“弟子不必不如师，师不必贤于弟子。”还有一个叫荀子的，他在《劝学》中说：“青出于蓝，而胜于蓝。”这个比喻用在我和这两个研究生身上真是再贴切不过了。

2

按照学校研究生院出台的新规定，硕士研究生进校伊始是不指派导师的，学习半年以后才选择导师。当然导师也可以在学生选择的基础上选择学生。我说上面这段话的意思是，水向东和蓝天刚进校那几个月，我谁也没有指导，他们那会儿跟我没有任何关系。

不过，蓝天一进校我就注意到了她，她脸蛋漂亮，身材苗条，打扮得特别时尚，在新一届研究生中显得鹤立鸡群。说出来有点儿不好意思，第一眼见到蓝天，我就想当她的导师了。我这个人喜欢实话实说，像蓝天这么出众

的女孩子，哪位男老师不想指导她呢？

令人遗憾的是，蓝天后来却没有选择我，她在意向书上填了我们教室的巩竹副教授。得到这个不幸的消息，我一下子傻了眼，两颗眼珠像两枚牛黄上清丸卡在眼眶里半天动不了。这个结果是我没想到的，其实我在这之前对蓝天是有过暗示的。有一次在教学楼门口碰见蓝天，我拦住她打了一个精彩的比喻。我先问蓝天，你猜我见到你的第一眼是什么感觉？蓝天自信地说，亭亭玉立，国色天香？我摇摇头说，不对，就像一个非常饥渴的旅行者突然在沙漠上看见了一个水淋淋的苹果！蓝天对我这个修辞很欣赏，当场就伸出一个大拇指夸我说，你太有才了！我知道蓝天这话不是原创，她是借用了宋丹丹和赵本山的小品台词。

听说蓝天选择巩竹当导师后，我感到无比沮丧。一连好几天，我都失眉吊眼，无精打采，像吃了过期的泡菜，心里酸溜溜的。更加严重的是，我居然饭也吃不香，觉也睡不好，几天时间瘦了好几斤。

水向东说起来是个其貌不扬的人，矮小，干瘦，长得尖嘴猴腮，考研的成绩排名也不靠前，所以我当初压根儿就没想过要指导他。然而，水向东却是一开始就选择了我，并且态度十分明确。本来每个学生都可以在意向书上填两个老师，一个作为备选，但水向东却在两个格子里都填着我的名字，很有一点儿非我不选的意思。这让我多少有点儿感动。正因为如此，虽然这之前我没考虑过他，但我还是毫不犹豫地当了他的导师。

确定导师的当天晚上，水向东马上请我吃了一餐饭。现在的大学里非常庸俗，请客吃饭的事情经常发生。很多老师根本没空也没心思读书或者写作，差不多每天都有饭局，吃得满嘴流油，喝得滔气熏天。水向东那天请我吃饭，我们却四处找不到饭馆，学校周围稍微好一点儿的地方都被人坐了。因为那天分导师，明确了导师的研究生都想及时与导师沟通一下，而吃饭喝酒无疑是最好的沟通方式。那天我和水向东从下午五点就开始找餐馆，直到华灯初上的时候才在离学校很远的地方找到了一家小酒店。

因为那天心情不好，我就多喝了几杯，想用酒精麻痹一下自己。我一喝就喝得有点儿醉了。后来，我大着舌头问水向东，你为什么要选择我做你的导师？水向东说，因为您有学问呢！我知道水向东是在拍我的马屁，所以一

点儿也不激动。我喝一口酒继续问，你怎么知道我有学问？水向东红了一下脸说，因为您是博士生导师呢！我一听禁不住哈哈大笑起来，把眼泪都笑出来了。笑完后我又问，难道博士生导师就有学问吗？水向东很机智，他这时反过来问我，没有学问怎么会当博导呢？

我一下子被水向东问住了，目瞪口呆，面红耳赤，两眼翻白，像一条死鱼。我为什么会出现这么一副表情呢？因为我心虚了。我为什么会心虚呢？因为我这个博导是水货！水货是武汉方言，指那些假冒伪劣商品。

凭良心说，我是不能评博导的，虽然发过一些论文，但那些论文没有一篇是我的独创，大都是东拼西凑起来的。我也出版过一部专著，但说起来要笑掉大牙，全书共十八万字，直接引用了六万多字，所谓直接引用，就是在书中打了引号的。没有打引号的叫间接引用，我在书中间接引用了差不多八万字。书前书后还有序跋和内容提要，另外还有十二页的参考文献，这几样加起来少说也有两万字。这么一算，我在那部专著中实际上只写了两万字。评博导还必须要有研究课题，课题我也有一个，是我托关系从上面弄下来的。上面拨下来的科研经费实际上是我自己送上去的，上面从中收了一点儿手续费。

那么，像我这种水平的人怎么会评上博导呢？说起来这中间还有一个不为人知的秘密。我们学校的一位领导，他的儿子想读博士，可是基础太差，没有一个博导愿意招他，恰巧我在这个时候去找了那位领导，请他帮我弄个博导当当。那位领导就说，如果他帮我弄上了博导，那我必须第一个招他的儿子。我这个人没什么立场和原则，当场就拍着胸脯答应了那位领导，于是就这样不费吹灰之力地当上了博士生导师。

刚当上博导那阵子，我还感到不好意思，看见人脸红，心里忐忑不安。但没过几天我就心安理得了，因为我发现像我这种水货博导多得是。实事求是地说，在我们学校一百多位博导中，名副其实的只有十几个人，其余的跟我一样，几乎都是水货，用武汉的另一个方言说，全都是些鬼打架！

3

蓝天当初选择巩竹指导她，我虽然感到很失望，但还是能够理解她的。巩竹在我们比较文学教研室最年轻，人又长得帅，所以女研究生们都愿意让他指导。而我呢，快奔五十的人了，头发又掉得早，眼下已经没有几根了，单从形象上来看，显然没法与巩竹相比。况且现在的女孩子，眼睛只认得帅哥，大都是以貌取人的。

然而，安排导师不到半年时间，令人奇怪的事情发生了。蓝天有一天碰到我，突然对我挤眉弄眼地说，她想转到我的名下来，让我当她的导师。我开始以为蓝天在拿我开心，所以没往心里去。如今的女孩子太会讨好男人了，见了面后嫣然一笑，或小嘴儿一张，一下子就能把男人们逗得心花怒放，喜上眉梢，得意忘形。我年纪大了，又在这方面吃过亏，所以遇到嘴甜的女孩子就特别小心。我当时对蓝天说，你不要和我开玩笑，有些玩笑是不能随便开的。蓝天突然认真地对我说，我不是开玩笑，我说的是真心话。蓝天这么一说，我有点儿当真了，心里忍不住一阵惊喜。那天蓝天与我是不期而遇的，她好像还有什么急事等着去办。她对我说，过几天我请你吃饭吧，到时我再跟你细谈。蓝天走后，我一个人站在那里半天没动，有一种太阳从西边出来的感觉。

过了一天，我在文学院学术报告厅为文学专业的研究生搞了一场专题讲座。所谓讲座，其实与平时讲课的内容也差不多，说白了都是跟学生们吹牛，只不过是阵势摆得大一些，讲前到处贴海报，闹得水响，讲后还有人写新闻稿子往校园网上贴，讲的时候召集很多不三不四的人来听，让他们一边听一边鼓掌。平心而论，这种讲座十场有九场都没什么价值，但领导们喜欢，他们觉得这么一讲就营造出了浓郁的学术气氛。

那天我的讲座结束后，听众们一下子就作鸟兽散了。我讲得不好，东扯西拉，胡说八道，炒的又全是现饭，他们早就坐不住了。等我收拾好讲稿走下讲台时，报告厅里只剩下了两个人，一个是水向东，另一个是蓝天。

水向东留下来等我是我意料之中的事，自从做了我的学生，他总是像影子一样伴我左右，帮我提包，为我端茶，给我拿衣服，有时候还搀扶我一

把，既像我的服务员，又像我的保镖。但我不知道蓝天留下来干什么，难道她真要请我吃饭不成？

蓝天看上去刻意打扮了一番。以前她的头发是扎在脑后的，现在披下来了，烫得弯弯曲曲的，像一团乌云拥在脖子里，显得更加成熟和性感。我一走下讲台，蓝天就朝我跑了过来。她显得很激动，老远就伸出一只手，好像要和我握。但我们没握成，我正要把手伸出去，蓝天注意到了我身边的水向东，于是把手缩回去了。这让我觉得很扫兴。

蓝天果然是要请我去吃饭，她说地方都订好了。得到这个邀请，按说我会欣喜若狂，二话不说就要跟蓝天去餐馆。但事实却恰恰相反，我还没来得及高兴就锁紧了眉头，脸上愁云密布。原因是，我夫人把我管得太紧，用一句形象的话说，她恨不得一天到晚把我拴在她的裤腰带上。她是从来不允许我和女学生单独出去吃饭的，害怕我像我的许多同事那样搞师生恋。加上我这个人又不像个男子汉，还有点儿惧内，一向有贼心没贼胆，因此常常感到苦恼不堪。

水向东倒是会很会察言观色，他一下子就看出我的难处来了。这小子敏感，跟我时间虽然不长，但已经知道了我怕老婆。水向东这时用试探的口气问我，要不要我给师母请假？我马上问，怎么请假？水向东微微一笑说，就说我要请导师给我看一篇论文，然后顺便请导师吃个午饭。我一听就眉开眼笑了，连忙点头说，这主意不错！水向东很快用手机打通了我家里的座机，我夫人听说是水向东请我吃饭，想都没想就答应了。水向东还挺会讨人喜欢的。临挂电话的时候，他还假惺惺地邀请师母出来共进午餐。我夫人肯定是不会出来的，水向东心里对此清楚得很。

要说起来，我就是从那一天开始喜欢水向东的。他太善解人意了，这样的人你想不喜欢都不行。水向东和我夫人的通话一结束，我马上就拍着他的肩膀说，谢谢你呀，向东！在那之前，我叫他一直都是三个字，突然减成两个字，他一时还没反应过来。愣了好半天，水向东终于知道我是在喊他。他一下子高兴坏了，显出一副受宠若惊的样子。

那天从报告厅出来时，我和蓝天走在前面，水向东紧跟在我们的屁股后头。走出报告厅后，蓝天突然停下来，回头看着水向东问，要不你跟我们一

起去？水向东一开始有可能想和我们一起去的，可蓝天这么一邀请，他反而不好意思去了。水向东的脸马上红了一下，然后就借故朝一边走了。

其实我心里也不希望水向东和我们同行，但我城府很深，没让两个研究生看出来。水向东刚走开，我就用埋怨的口气对蓝天说，你应该让他和我们一起去的！我的声音很大，水向东听见后还回头看了我一眼。蓝天小声对我说，人家想单独请你嘛！有个外人在一起，说起话来多不方便啊！听蓝天这么一说，我心里顿时乐开了花。

蓝天把我带到了学校东门外一家名叫青橘子的餐馆。她订的是一个小包房，墙纸和窗帘都是粉红色的，我一进去就感觉到了一种浪漫的情调。蓝天点了一瓶红酒，喝到第二杯时，她突然提到了换导师的事。蓝天扬起头问我，你同意吗？我苦笑一下说，这可不是我一个人说了算的，光我同意有什么用？首先必须要巩竹同意才行。

蓝天这时把头一歪，调皮地看着我说，如果巩老师同意呢？我没有马上回答她，觉得她刚才的话说得很幼稚。在我们大学里，如果把导师比作庄稼汉，那研究生就是庄稼地，庄稼汉当然是希望庄稼地越多越好，庄稼地越多，产量就越高，收入就越大。因此，庄稼汉们往往都是拼命地争庄稼地，有的还争得面红耳赤，甚至反目成仇。所以，巩竹怎么会愿意把蓝天这块儿已经到手的庄稼地再拱手送给我呢？况且这块儿庄稼地又是这么的肥沃。我于是非常肯定地对蓝天说，巩竹是不可能同意把你转给我的。

蓝天突然把头从一边歪向另一边，对我挤了一下眼睛问，要是巩老师同意了怎么办？我脱口而出说，他如果同意了，我明天就收下你！蓝天马上朝我伸出一只手来，摆出要和我击掌的架势说，一言为定！我也朝她伸过一只手去，说，一言为定！话音未落，我们的手掌啪地响了一声。击掌之后，蓝天猛地站了起来，一字一字地对我说，告诉你吧，巩竹已经同意了！我一下子呆住了，不知道是惊喜还是惊奇，也许兼而有之吧。

我们接下来一连喝了好几杯酒。开始我还有点儿放不开，酒一喝多我的胆子就大了起来。蓝天一边与我碰杯一边说，明天就办手续吧。我伸手在她肩上拍了一下说，好的，从明天开始你就归我了！过了一会儿，我突然想起了什么，放下酒杯严肃地问，你为什么还要换导师？蓝天怔了一下，然后低下

头说，巩竹品德不好，他好几次都想对我非礼！

蓝天一说完就抬起头看我，她以为我听了她的话会大吃一惊，但我没有，我显得非常冷静。像巩竹这种人，在我们大学里太多太多了，我已经见多不怪。严格说起来，我自己就是这种人。说一句难听的话，我和巩竹其实是一丘之貉。

那天我真不该盘问蓝天离开巩竹的原因，因为她一说出来我就再没有兴致和她往下喝酒了。本来我想和蓝天一边喝酒一边动手动脚的，她那么一说，我怎么还好意思在她身上动手动脚呢？接下来我一点喝酒的欲望也没有了，过了一会儿我们便离开了那个叫青橘子的餐馆。

在餐馆门口与蓝天分手时，我张开嘴巴想对她说一句话，可我张了半天嘴却没能把话说出来。我想对她说天下乌鸦一般黑，但我话到了嘴边又吞回去了。

4

水向东很快就知道了蓝天换导师的事，他显得很不高兴，一连好多天都闷闷不乐、郁郁寡欢、委靡不振，见到我再不像过去那样点头哈腰、问寒问暖、毕恭毕敬，只是有气无力地喊我一声，然后就无话可说了。不过我能够理解他的心情，也能够原谅他的这种情绪。这好比一个孩子，一天他的父母突然又领回来一个孩子，那他心里肯定会感到不好受的。

为了让水向东尽快振作起来，我决定找他谈一次话。一次课后，我把水向东留在了教研室。谈话进行之前，我亲自给他倒了一杯水。我们的谈话是以问答的形式开始的。我问，你最近怎么有点儿不开心？水向东想了一会儿说，早知道她是为了换导师请你吃饭，我当时真不该在师母那里给你请假！我说，哎呀，原来你是因为蓝天才不开心的呀！水向东不说话了，迅速把头扭向一边，看样子还有满肚子的气。

接下来我想把蓝天换导师的原因告诉水向东，心想他知道后可能会同情蓝天，进而理解她。我说，蓝天有她的苦衷，你知道吗？水向东说，她要风得风要雨得雨，能有什么苦衷？我压低声音说，她原来的导师对她心怀不

轨，她是迫不得已才转到我这里来的！水向东沉默了一会儿说，母鸡不叫，公鸡不跳！他说的是他家乡流行的一句俚语，虽然粗俗但很形象。我听了忍不住笑了一下。笑是可以传染的，水向东听见我笑，他自己也忍不住笑了一下。水向东这么一笑，心情一下子就好多了。

大约过了半个月，北京来了一位刊物主编，我请他去学校南门的养生堂沐足。沐足是我们这些学者的说法，老百姓称之为洗脚。因为洗脚听起来太俗气，太下里巴人，太没有学术性，所以我们使用了沐足这个命名，沐足听起来就高雅多了，就有点儿阳春白雪的味道了，就带有了一定的学术色彩。其实生活中的很多事物，我们学者与老百姓的说法都是不一样的，比如老百姓说的吃饭，我们称为用膳；老百姓说的屙屎，我们称为如厕。我们为什么要与他们说法不同呢？因为我们是读过书的人，是知识分子，是学者。

刚沐完一只脚，水向东打响了我的手机。我一看是水向东的，就没接。因为身边的主编正在闭目养神，我怕接电话惊动了他。他是一位核心期刊的主编，求他发文章的人都得想方设法巴结他。所谓核心期刊，也就是主办单位级别高一些，办刊人员资历深一些，财政拨款数目大一些，其他方面与普通期刊也差不多，文章质量也好不到哪里去，有的甚至还不如普通刊物。但“核心”两个字吃香，我们这些学者每年都必须在核心期刊上发一两篇，否则年终考评就不合格，就拿不到奖金。有时候我们为了在核心期刊上发文章，还要给刊物交版面费呢。所以，我们一旦遇到核心期刊的主编，就要不顾一切地讨好他。

第二只脚刚沐到一半，水向东又把我的手机打响了。本来我还是不想接的，但主编很宽厚，他说你接吧，也许找你有急事。我就对主编说，对不起，那我就接了。水向东果然说有重要的事情告诉我，我问什么事，他说电话中说不清楚，要当面跟我讲，我说那你就来养生堂找我吧。

水向东十分钟不到就打的来到了养生堂，我走出包房，到一楼大厅与他会面。水向东把我拉到一个角落里，有点儿神秘地对我说，蓝天换导师并非是为了躲开巩竹，有人看到她前两天还和巩竹一起逛街呢，手挽手，亲热得不得了！我马上问，那她为什么要转到我名下来？水向东咬着我的耳朵说，她是要读完硕士后接着考你的博士！我问，你是怎么知道的？水向东说，与

蓝天同寝室的一个研究生一个小时前告诉我的，我一听说就给你打电话了。

我沉吟了一会儿问，她想考我的博士有什么不对的吗？水向东的脸一下子白了，迟疑片刻后说，其实我也是想读完硕士接着考你的博士的，当初我选你做导师时就有了这个打算。我说，你想考我的博士，这想法也不错嘛，我欢迎你和蓝天都考！水向东突然睁大眼睛说，但不可能一次从你的学生中招两个啊！

水向东这么一说，我终于明白了他焦急的原因。是的，我每年最多只招两个博士，但不可能都从自己的硕士生中产生。蓝天一到我名下，显然与水向东构成了一种竞争态势，所以他感到焦虑不安了。沉默了一阵，水向东突然用眼睛直直地望着我说，既然蓝天欺骗了你，我建议你把她退回给巩竹！

我愣了一下说，这恐怕不好吧。我这话刚一出口，水向东本来就矮的身材立刻又矮了一截。

5

没过多久，蓝天便正式找我谈到了考博士的事。她是在教研室里找到我的，那天星期六，家里来了几个夫人娘家的人，我就躲到教研室里看看书。刚看了一页，蓝天来了。她耳朵上塞着耳机，我以为她是听音乐，一问才知道她听的是外语，一个小巧的录放机装在上衣口袋里。她说她的外语一直不好，历次考试都是外语拖了后腿。我突然想起她考硕士的外语分数也没达到要求，最后是找了好多关系才破格录取的。

蓝天在我对面坐下来，刚一坐下就说她已决定报考我的博士，希望我能给她开一个书单，最好划定一个复习范围。我开始没有认真地理睬她，想到水向东说起她跟巩竹一道逛街，我心里多少有点儿不舒服。过了一会儿，我无意之中抬起一只手在肩头敲了两下。蓝天马上问，你的肩怎么啦？我说，好像颈椎病发了，又酸又痛。蓝天说，我帮你按摩一下。她说着就绕到了我身后，很快用她的两只手捏住了我的肩。我顿时激动不已，一种麻酥酥的感觉一下子从肩头传遍全身。

我闭着眼睛享受着蓝天的按摩。按了一会儿，我突然又想到了水向东

的话，就问，听说你前不久和巩竹一道逛街了？蓝天的手陡然颤了一下，然后说，没有的事，肯定是水向东在造我的谣！我一愣问，他为什么要造你的谣？蓝天迟疑了一会儿说，他想追我，我不同意，所以他就千方百计想坏我的名声！蓝天说着，双手在我肩上就更加用劲了。

后来，蓝天又把话题转到了考博上面。她用比棉花还要温柔的声音说，你给我推荐两本书看吧！我犹豫了一下，就给她说了两本必考的书。蓝天却得寸进尺，进而用撒娇的声音央求我说，这么厚两本书，我哪里看得完呀？你干脆给我点几个题目吧！她说这话时嘴巴几乎挨着我的耳朵了，一股温热的气流直往我的耳根上扑，让我耳热心跳。到了这个地步，我只好乖乖地答应蓝天的要求，一股脑把我打算出的五个题目都告诉给她了。

按了大半个钟头，蓝天的手停了下来。好累啊！她说。我这时灵机一动说，那我来给你按一下吧！我说着就站起身来，马上张开两只手朝蓝天身上伸。但蓝天快步走开了，她对我狡黠地一笑说，今天不麻烦你了，等有了合适的时间和地点，我请你给我按全身！我似乎听出了蓝天的话外之音，她显然在给我暗示什么。我顿时激动得不行，口齿不清地说，你可得说话算话呀！

时间过得真快，一晃就到了上交试题的时候。交题的头天晚上，我在家里刚把题目弄好，水向东给我打了一个电话。他打的是座机，我夫人先接了电话，然后说水向东找我。我接过电话，水向东说有急事找我，要我赶快下楼一趟。我还没来得及问什么事，水向东就把电话挂了。没有办法，我只好迅速下楼。

水向东站在小区的花坛边等我。这晚没有月亮，水向东在昏黄的路灯下半明半暗，看上去人不像人鬼不像鬼。我问他有什么急事，他说马上就要考博了，希望我给他辅导一下，最好透露几个题目。我一口拒绝了他的要求，说这是违纪的，到时候会吃不了兜着走。水向东听我这么说显得很失望，扭头就走了。

水向东刚走出小区，我口袋里的手机突然响了。我一接听，竟是蓝天打给我的。她说她为了复习考博特地在学校西门外的樱花酒店包了一间房，希望我去坐坐，还说复习了一整天浑身酸痛，非常想请我给她按摩按摩。我开始没打算去的，一听说请我按摩，我就动心了，马上在小区门口拦一辆出租

车去了樱花酒店。

蓝天那晚是穿着睡衣给我开的门，我一进去她就随手把门关上了。她包的是一个单间，一张双人床醒目地支在靠窗的地方。我刚进去就提出给蓝天按摩，显得迫不及待。蓝天马上趴到了床上，四肢尽情地张开，像一只放大的青蛙。我一步跨到床边，人没站稳就把两只手飞快地朝她伸了过去，好像慢一点儿那只青蛙就会跑掉。

开始一阵子，我尽力控制住自己，一边按一边告诉蓝天那五个题目都在试卷上。后来我就控制不住自己了，心跳得怦怦响，一只手不知不觉伸进了蓝天的睡衣。我撒开五指在她光滑的背部游走，不一会儿就触摸到了她文胸的后扣。我正要解扣，蓝天突然说，别慌！我吓了一跳问，怎么啦？蓝天这时从枕头下抽出一张写过字的白纸递给我，用这套题好吗？我慌忙扫了一眼，竟是一套完整的考博试题。我奇怪地问，谁命的题？蓝天说，我命的，你要答应用这一套，我就让你解文胸。我有点不解地问，为什么要用这一套？我不是把要考的五个题都告诉你了吗？蓝天说，你说的那几个题目不好答。

当时我真是矛盾极了，那只伸进睡衣的手不知道是抽出来好还是继续放在里面好。大约犹豫了两分钟，我一咬牙说，那好吧！话音未落，我就把她文胸的后扣解开了。接下来我的那只手就流星似的滑到了她的胸前，一把捉住了一只像香柚般饱满的乳房。

就在这个节骨眼儿上，有人在门外喊了蓝天一声。声音听起来很耳熟，但我一时想不起是谁的。蓝天突然从床上坐起来，有点儿惊恐地问，有事吗？外面的人说，我找你借一本书翻翻。我这时猛地听出来了，外面说话的是水向东。我低声问，怎么会是他？蓝天一边忙着系文胸一边说，他也在这里租房复习。我感到非常扫兴，浑身一下子凉了。蓝天看出了我情绪的巨变，伸手摸摸我的脸说，别难过，等考试完了我加倍补偿你！她说着就猝不及防地在我脸上吻了一下。

6

我写的这两个研究生，一个考上了我的博士，还有一个也考上了我的博